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非遗

客家山歌永流传

记炎陵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尹秉华

罗遇真



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尹秉华



尹秉华教孩子们唱山歌

尹秉华
与山歌歌手
们在一起

尹秉华下乡收集山歌

碑刻里的株洲

黄伯春墓志铭碑，清朝移民三代的日常故事

郭亮

湘东株洲，多江西移民，既与彼时政治、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亦有个人发展层面的考量。

醴陵博物馆藏有一方清同治年间的墓志铭碑。碑文曾被收录进文史专家曹敬庄先生主编的《株洲风物志》中。尽管历经时代淘洗，碑上的文字多残缺不全，但仍忠实记录了一个家族移民三代是如何在异乡一步步扎下根来的，以及其高明的为人处事之道。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独身入醴

清乾隆年间，江西庐陵（今吉安）一黄姓男子拜别故土家人，一头扎向庐陵西向百余公里的湖南醴陵讨生活。

现有史料无从稽考当年黄姓男子在醴陵从事何种行业，据碑文信息，男子是独身一人前来异乡打拼，幼子及妻仍留在庐陵老家生活。应该说，黄姓男子在醴陵的事业还算不错，庐陵老家的正妻不算，在醴陵又娶侧室，生了七个儿子，七个儿子又生了十八个孙子。

且说黄姓男子只身一人在醴陵打拼，正妻并幼子仍在庐陵老家，间或有银钱寄来，供妻抚育幼子成人，且为其成家，并生下故主人公黄伯春。后正妻辞世，丧事料理完毕，则将正室一脉子孙（即黄伯春父子）并迁往醴陵。

黄伯春，伯春二字是其字，其名因墓志铭之字迹难辨而无考——又字引麓，麓是古竹名，亦指古时竹制的某种乐器，成语“如埙如篪”即本此，字名“引麓”寓其高雅脱俗之节，且“倒授儒林郎”——儒林郎是虚衔散官，有官名而无实职，却能与同阶官平起平坐，也是当时士林中人趋之若鹜的追求——可见其读书有成，且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家行“孝悌”

黄伯春跟随父亲迁至醴陵定居，面对的是祖父在醴陵当地娶妻生下的七个叔叔及十七个堂兄堂弟。几世同堂的一团和气毕竟只是道德家们虚妄的想象，人多嘴杂，又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多是在成家娶妻或者父母过世之后便分家另过，从庐陵至醴陵的黄伯春及其父是外来户，自比不过自小便在醴陵扎下根系的七个堂叔。想必在其祖，也就是那个独身来醴陵拼下若干家业的黄姓男子死后也分不到多少家产，所幸分家另过之后的父子俩过得还不赖。一个可资佐证的例子便是，黄伯春早年丧母，来醴陵很久之后父亲跟前也只有他一个儿子，旧时讲究“多子多福”，人到晚年的黄父很想再纳一房妾室生个儿子，可到底不是件光彩事儿，虽有心而未敢行其其实地，还是黄伯春体谅到父亲的心意，悄无声息就替父纳了房妾……如果不是家产丰饶，寻常百姓家断不敢老年续娶妾室的。

在现代人的看来，黄伯春替父纳妾固然符合“孝”之纲常，总归有些别扭；而在其父纳妾之后所做之事，无论于古于今，都可以称之为“孝悌之道”的典范。父亲纳妾之后生了个儿子，不几年便故去了，这对一对可怜的母子，黄伯春则以生母弟侍之，尤其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不但日常督促学习，还给他娶了媳儿，弟弟也争气，在兄长督促之下，顺利考取了秀才，到后来分家的时候，也不恃强凌弱，而是尽可能公平地平分家产，族中父老没有一个不信服的。

出重“礼义”

在家行“孝悌”，出门则重“礼义”，黄伯春虽是富室，却无半点纨绔之气，日常生活总是尽可能地简朴，而款待师长亲朋却总是尽可能地大方。读书多了的人总归有些孤僻，黄伯春也不例外，不大喜欢迎来送往的应酬之局。大多数时候，总是一人独坐着看书，经史子集之外，也看些及医卜地理之类的杂书，并且颇有心得。

当然，孤僻只是相对而言，遇有事关公众利益之事，尤其是公共福利事业，黄伯春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捐款捐物。道光丙戌年（公元1826年），醴陵发大水，深江桥倾塌，黄伯春便买了六艘渡船方便乡民出行，所费资金，悉由自己一人承担。三年后，新履任的醴陵县令打算重修深江桥，让醴陵城内的富户每户捐银百两，黄伯春一人便捐了一千两，乡人受其义气感染，莫不踊跃捐款，很快，深江桥便得重修。

乐于公益事业，又是肯出钱的大户，照时下流行的政商关系，理应与公门中人走得近些才是，一是寻求政治保护伞，二是通过衙门中人寻些经商的门道——古今中外之红顶商人莫不如是。可黄伯春却不这样，在醴陵城里住了几十年，一步也没迈入过县衙门大门，不特如此，为了避嫌，还在大比之年搬离醴陵城，从此不再踏入城门一步。黄伯春久居城内，虽不入公门，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做了那么多善事，且有儒林郎之衔，要求个实职着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大比之年，想必也有不少劝他做官的朋友登门，只是他绝意仕进，想来不胜其扰，干脆搬离了事……

同治戊辰年（1869年）正月十七日申时，黄伯春病逝于家中，享年76岁；次年十一月初五日，葬于醴陵南乡乌石岭（今醴陵市嘉树镇荆林村乌石岭），并立墓碑，碑刻墓志铭由其堂侄黄文撰撰写，详述其生平始末；1989年，株洲市文物工作队、醴陵市博物馆在其葬处发现黄伯春之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墓碑上所刻之墓志铭，两个甲子之后，这个江西移民三代的日常也为我们所熟知。

碑名：黄伯春墓志铭碑
材质：青石
规制：长58厘米，宽40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醴陵博物馆

客家山歌是炎陵县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民俗文化，是客家人用客家方言口口相传留下来的民间艺术瑰宝。

炎陵客家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0%以上，客家人生活在风光优美的山野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歌曲直接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有感而发。歌词朴素音调动人，情感丰富形式多样，不仅艺术感染力很强，又非常接地气。一直以来，山歌伴随着他们的生老病死，是他们的集体乡愁。

2009年，客家山歌成功申报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沔渡人尹秉华成为客家山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位山歌收集大王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执着，数十年如一日，跋山涉水地收集了一千多首客家山歌，通过旧曲新唱，改编创作了数百首富有客家民歌曲调特征的歌曲，整理和创作的有关客家山歌书籍就有4本。

1 生在山中受熏陶，从小唱歌天赋高

尹秉华1938年11月生于湖南省炎陵沔渡镇，已经83岁，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非常热忱和自信地唱起了山歌。

“一把芝麻撒上天（哪），我（客家方言读音为ai）有山歌万万千，南京唱到北京转（哪），到归阳县唱三年。（哟喂）”他嗓音洪亮，一听就是常唱歌、有歌唱天赋的人，他说：“这首歌用高腔，低腔、平腔皆可唱。”

沔渡是山歌之乡，那时山歌盛行，镇上大多客家人会唱歌，尹秉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歌声的熏陶。尹秉华的妈妈是炎陵十都镇良田村人，家住在山顶一个叫老

虎冲的地方，那里的人也爱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青山绿水八面来风，让人不禁要放声高歌。

“客家人很会带孩子，我的奶奶背着我走在路上，唱着山歌，在高山上用高腔唱，在田野和林间就用中腔唱，我困了，或者哭了，她就低腔唱，给我唱童谣。”尹秉华对这些温馨的往事记忆深刻。

“我的满意你别叫（客家方言，意思为哭）哎，我来带你去看花桥……”他将奶奶吟唱的歌谣吟唱出来，眼里露出返璞归真的喜悦。

1949年，尹秉华十一岁，村

里打锣打鼓欢庆新中国成立，大人们唱着山歌，跳着舞，尹秉华作为一个听着山歌长大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唱，还学会了打锣打鼓和拉琴。这些经历，无疑都加深了尹秉华对音乐的热爱。

1950年，尹秉华上学读书时，常去集市上听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唱山歌。他说：“那个人山歌唱得好啊，我们一群孩子经常围着他，听他唱歌，那时候我们跟大人出去干活，搞劳动，受家庭、社会、时代的影响，也爱唱歌。我是在山歌的海洋里成长起来的，山歌也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2 数十年如一日收集整理山歌

因为家境困难，尹秉华没有去读高中，而是去读师范，师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1958年，尹秉华毕业时音乐成绩非常突出，分到县二中（在水口镇）任教。

水口是炎陵一个山镇，他当美术和音乐老师，同时还教历史，他喜欢音乐课。那时，他就在水口当地和业余剧团收集客家山歌和戏曲。

1965年，尹秉华调到炎陵文化馆，后来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这让他的一生与文化焊在了一起。他开始思索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和热爱将传统文化发扬和传承。借着自己自己在中学当音乐老师办乐队教孩子唱歌的经验，他觉得可以将所知所闻的山歌收集起来。这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

他不畏严寒，不惧崎岖，带着粮票走遍了炎陵所有的山村，

到乡民家去了解每个地方的山歌，访问近千位老红军、老民间歌手，收集那些还在传唱或快要失传的山歌。那时的村路还没有通往家家户，路面也不是水泥的，到了雨天就很泥泞，山路十八弯，走起来也非常费劲，70年代，他每年要翻过千余米高的“雷仙坳”去下村乡一两次，山路太陡太险太难走，进去了就不想爬山回来。但有一个信念在心里，他只想将山歌一首一首挖出来。

在搜集的过程中，尹秉华发现很多山歌已经被遗忘，而在年轻人那里，这项文化几乎断裂了，消失了，他们几乎都不会唱了，再过些年，当那些更老的前辈们去世了，也许山歌就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山之中。

客家人勤劳，善良，多情，乐观，歌喉也清亮，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真挚热烈的情愫中，歌曲曲调自然荡气回肠百

3 申遗成功，出书立著

1999年退休后，尹秉华专门在家整理山歌，他要收集而来的歌曲印在纸上，出一本书。

“不能把这么好的精神文化财富丢了，要对它进行传承，我搞了一辈子文化，要把这个留下来。”他每天将心思花在乐曲和歌词上，整理、分类、修改，遇到疑惑又是一遍一遍地去思考和查证，将歌名、人名对上号，将那些方言发音的歌词一个个写出来，遇到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就查字典。

《炎陵飞歌》近四百页，内有各种题材和风格的客家山歌，歌词生动，歌曲优美。书中还附有编者尹秉华一些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照片，以及个人论著、大事记、领导题词、创作心得等等，拿在手上两斤重，打开它，仿佛

那一首首山歌从中飞出。山歌的内容题材和歌唱对象各种各样，类型包括情歌、儿歌、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娱乐与逗趣歌、叙事歌、酒歌、孝歌、学教歌、骂歌、耍歌、谜语歌，以及红色歌谣等，从那优美智慧又朴素传神的歌词中能感受到客家人在语言上的天赋。其中最动人、最特别的当属情歌了，客家山人淳朴善良，年轻男女更是纯洁多情，在恋爱的年纪以山歌求爱，以山歌抒情，以山歌表达雀跃，思念，试探，羞涩，离别，不安或伤感的心情，这些作品无不展现了客家人热情善良勤劳淳朴的内心世界。

“为这本书我倾尽全力，从下乡收集到整理，通过一些同仁的帮助，做成一本书，看到这些作品

印在纸上，我才松了一口气，辗转数次，累得病倒了，三次晕倒，三次住院。”尹秉华说起这些辛酸又值得的往事，不禁有些感动。

2009年，客家山歌成功申报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尹秉华成为非遗传承人。这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和热爱的认可和嘉奖。忆起往事，从不惑之年开始，尹秉华就立下了为山歌事业而奋斗的决心，这既源于他对家乡炎陵的热爱，也饱含着对童年时听着家人乡亲们唱山歌的美好追忆，后来他又续编了《炎陵苏区歌谣集》和《炎陵县中小学客家山歌苏区歌谣传承读本》，《炎陵客家新民歌》等书籍，撰写论文10万余字，字字句句都是对文化的热爱。

4 山歌永流传，深情在故乡

炎陵客家山歌是客家人一生的写照，也是尹秉华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这份沉甸甸的乡愁令人动容，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文化工作者，一个山歌之乡走出来的人重视文化，重视乡情的绝佳体现。

尹秉华已经八十多岁，仍对生活 and 喜欢的事情充满热情，谈起山歌如数家珍眉飞色舞。无论过去多少年，这精神文化的遗产都将流传下去，给后代带来深远

的影响。当人们谈到客家山歌、唱起客家山歌，仿佛勤劳淳朴的人们正在山清水秀中歌唱。那纯朴的生活，优美的自然仿佛历历在目，我们从中看到那方土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勤劳地生活和歌唱。